

揚棄。佛言唯心，兼該心物，又非二元，畢竟皆空。如根身五蘊，色屬物，受想行識屬心。楞嚴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緣起，前五屬物，後二屬心，馬祖說：「這事不是心，不是物，不是佛。」與三論：「緣生性空」之義，皆非任何世流所能沖洗得去的！遠道流言，多虛少實。我不意如此之論，却惱着樂觀！他向畢俊輝胡說甚麼不得而知，但如果畢對我有不滿的話，何以她在瓦城會皈依我呢？我遊瓦城只兩日，該次皈依者，只畢俊輝及陳平、林妙香三個是女性，其餘五個都是男性，且皆是當地建德堂首要，佛法自佛法，有甚麼一切諸相呢？



## 棲蓮精舍近况簡介 向生

佛陀的慈悲，是無量無邊，三界普被的，只要你的赤心不泯，它就會照臨到你的頭上。

誰都知道省立樂生療養院是一個惡疾患者居留的地方，內部充滿了人世間的痛苦，和人生的罪惡，患者們一向為家人戚友所不齒，為社會人士所唾棄；然而佛的慈光却照常的降臨，並給他們帶來了不幸中之大幸——把他們從痛苦的深淵解救出來，並指引向澈底解脫痛苦的大道。

對於慈惠會「棲蓮精舍」這個團體，凡是跟「菩提樹」結過緣的朋友們該都不會太生疏吧？因為菩提樹會不斷地代它大聲呼籲，詳盡報導，甚至連「棲蓮精舍」這四個字也都是菩提樹的李老社長代撰的。換句話說：「棲蓮精舍」能够在這種特殊環境裡成立，完全有賴於菩提樹的作者、讀者、編者的大力支持。關於這個團體的奮鬥史，以及「棲蓮精舍」從興建到落成的辛酸紀錄，已散見於各佛學刊物，及「棲蓮精舍落成紀念冊」上，這裡不必贅述。現在我想藉重實樹之一

像樂觀這種心行的人，是不可理喻的！他寫得一些俚俗不堪的蕪菜閒文（從未見過他一篇有學術價值的文。如寫會場笑話云反對不承認大乘佛法的提議，他竟不知加上反對二字，便變為承認了。其蕪菜如此。）便以為為了不起，腦袋存着地盤思想，氣吞整個仰光，見着有人皈依外來法師，他的嫉妒種子，立時生起現行；他不知法師愈多，佛法愈盛，自己愈有價值。我嘗說廣州高第街鞋店二百餘間，生意俱秀，若全街只得一間鞋店，轉見凋零了！我此見處甚真，故我與他異趣，我反望每個法師都有許多弟子，吾人弘法利生，志在將五濁惡世，搬到極樂世界，這宗諸大

葉，把現階段的發展情形，來向親愛的讀者們介紹一下，除藉以表明佛的慈悲無量無邊外，並以此告慰關心它的朋友們。

提起從前的慈惠會來，真使人不敢相信會有今天的發展！以前全院只有數十信眾，一直在那既拜佛念佛而又兼帶「拜拜」的似是而非的形式下，無聲無色的延續着。直到四十一年，機緣巧合，得李老居士的登高一呼，才喚醒了這個教團的復蘇；自從「棲蓮精舍」落成，這個被人遺忘的渺小的佛教團體才算正式步入正軌。一方面得力於李老居士的號召，一方面也許是精舍本身引人注目，便漸有各方悲心大德，來此講經說法，與循循善導。因之，不但把原有的數十信眾導入了正信途徑，並在這個「人間地獄」裡燃起了學佛智炬，使大多數的惡疾患者都皈依到佛陀的懷抱。暮鼓晨鐘警醒了迷途眾生，青磬紅魚啓示了解脫大道；從此，他們不再愁苦，也不再感傷了，大家都專心念佛，一志求生西方。

工作，不是一個兩個人幹得來的！不過樂觀為出風頭，不惜口業，謗及雲公，雲公日月也！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我甚憫之。經云「佛言：今子罵我，我亦不納，子自持禍，歸子身矣。」疑謗大修行人，不同小兒嬉，昔有僧疑謗雲門曰：「未到雲門初生月，及到來平曲灣灣！」便招瞎却双目之殃！香嚴說法，疏山作嘔聲悔之，結果患倒病三十年之病。樂觀良心發現時，應快快懺悔啊！

法輪預記說：「第五之五百世時，鬪爭堅固。」故近代大德如太虛大師倡新僧伽制，便有小法師與他胡嚷；王弘願居士傳密法，便有小居士與他胡嚷。謬云：「道高謗興，德高毀來。」歸納看來，無非為出風頭。我嘗見報紙上繪一幅瘦子打擂台諧畫，圖是一座打下的擂台，繪一個體重可二百磅的強猛力士；一個體重不到七十磅的瘦子。兩個都包着拳頭作將及撲勢，力士說：「像你這樣怪瘦，你怎當得起我一拳？瘦子說：你輕輕罷！我總要有人知道我和你比過武就行了！如今這種瘦子，恣煞不少！」

我在仰時，他每來都像熱錢上的蟻子，席未暖就跑了。未聞他有許多囑語，他以女子當團長，比丘當團員為不如法，這是「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」的語話，時勢到今，如何尚依語不依義？佛說女身不能作轉輪王，不能作佛。而大乘經便指出龍女成佛，如今英荷等國何嘗非女身為皇，即中國亦有武則天，西太后，世界佛教友誼會由馬拉博士等組織，論云：「四眾和合，名為僧伽，大乘無男女，且會議以英語為合格，畢氏英語流利，佛學亦有相當造詣，第一二兩屆會議，皆欽譽歸來，樂觀所言，徒灰賢者之心，有何所益？其餘生安白造的謬言，不暇絮絮。」

甚奇！該刊稿約第四條，聲明不收漫罵刺諷文字，今何以會登樂觀此文？幸我所學的是激不出火的佛，否則搜羅他人劣跡，以牙還牙，又像不久以前該刊鬧得滿城風雨，豈不與其所揭舉的宗旨相違麼？此間人士咸以為惑，仁者龍象，以為如何？

「棲蓮精舍」的蓮友日益增多，信心日趨堅強，爲了統一進度，易於發展，特訂立了一個新的方案，這個新方案的内容，專重大眾樂與大眾行持，今已實施數月，收效非常良好，茲分別介紹於後：

一、念佛組——「棲蓮精舍」的蓮友，都是專以求淨土爲宗旨的；淨土宗又專重持名念佛，所以這裡有一句最流行的口號：「一切專爲念佛，念佛重於一切」。由此可知，他們對念佛這一項看得是何等重要！他們是以日常念佛爲主要的行持，對早晚兩課的集體修習也看的很重要。早課是從早上五點起，到六點半止，晚課是從下午七點起，到九點止。這兩堂早晚課的課程，除了參照臺中蓮社的朝暮課的課誦儀規修持外，並依據印光大師嘉言錄，及懺西大師的念佛四要等爲講材。

爲了提高蓮友們背誦經典的興趣，與爭取背誦經典的機會，特規定每週週六的上午爲學習背誦的時間。現在除了小本阿彌陀經已有百分之七十能於背誦外，並正在分節學習無量壽經，預計在今年中全部無量壽經即可背誦。

二、慰安宏化組——慰安宏化組的執掌是慰問病友、宏化教義、吸收蓮友。住在樂生療養院裡的人，都是身遭不幸的惡疾患者，他們除了普遍地時時受着惡病「發生」（就是發炎起變化）的威脅外，更有些四肢不全，皮膚潰瘍的患友，根本就無法行動，長年輪臥在病床上，吃喝便溺，請醫生，都依賴他人的幫助，這種痛苦是難以形容的。蓮友們除了彼此互相照顧外，並特別組織了一個慰安宏化組，專爲那些纏綿床第的病友們去服務。

這一組的服務精神，表現的非常好，他（她）們都能够視病友們爲自己的兄弟姊妹，盡最大的精神力量去爲病友們解除一切病中的痛苦；不但能够實地做到幫助病友們洗衣、燒水、請醫生等種種瑣事，並在這百忙中向病友們灌輸佛教教

義，講述因果故事，務使躺在床上的病友整個的身心都沐浴在佛的慈光裡。因此，慰安宏化組在這個小天地裡成爲了快樂的象徵，最受人歡迎的對象。

現在更從人爲的慰問與服務，進一步致送必要的藥物。這一批藥物費的來源，也是李老居士開發的；自「爲一個小佛國呼援」一文發表於廿八期菩提樹後，就時有各方贈款寄來；只可惜爲數不多，大有供不應求之勢！爲了補救此項急需的不足，他們並在蓮友間又發行了一種摸彩券，每月也有一百多元的收入，完全撥爲該組的藥物基金之用。

三、教育組——教育設施是樂生療養院裡最急需的一項，院方却無力顧及。因爲一個人從大社會上走到療養院，就像飛鳥入籠，犯人進監，與外界完全斷絕了關係，病人既不得外出，健康人又不到這裡來，所以只有從書信上獲得一點人間的溫情，從報紙上了解一點社會消息，如果病人再不能讀報寫信，那簡直就成了一個徒具人形的木偶！事實上樂生療養院裡這種目不識丁的人還相當多。這固然是病者幼年受了病的影響，得不到讀書的機會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院內缺乏教育設施所造成。

「棲蓮精舍」的主事蓮友們，本着「解脫痛苦，利樂人羣」的宗旨，特於去年呈准院方，在精舍內附設了一個小型克難學校。這個學校裡共分初、中兩個班級，現在初級部已有學生四十三人，中級部已有學生五十九人。教師是在患者中選聘的，完全義務性質；課本是採用香港出版的佛學課本；談到教育費，這又是一個無限辛酸的問題！論理舉辦全院性的教育，經費似乎應當院方供給，事實經過無數次的要求申請，結果只核准了每月供給筆記簿一百本，只限於六個月。教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工作不說，但是除了這一百本筆記簿外，還需要粉筆鉛筆和其他文具呀！不得已只好從團體有限的經費中，撥一部份來維繫下去。

這個克難學校的一切條件雖然是這麼的艱困貧乏，但是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却從沒有因此而降低，反而能够蒸蒸日上。雖然開學迄今尚不到一年，他（她）們却都有顯著的進步——完全沒有讀過書的初級學生，現在已經能讀得通淺顯文句，認得很多的字；中級學生經過這近一年的講習，不但能够閱讀一般報紙雜誌，並能寫出非常通順流利的書信。根據這段的成績，蓮友們很願意盡到一切力量，辦一所像樣的學校，但經費方面又該如何籌措呢？！

四、提倡素食——病人的伙食是集體炊煮的，蓮友們爲了實行澈底素食，特籌組了一個素食伙食團，參加這個素食伙食團的已有兩百多人；這兩百多人都是佛陀的正信弟子，大部份都是長年茹素的，一部份是素食伙食團成立後才發奮參加的。

病人的副食費每天只有一元多一點，這個微乎其微的數目，除了購買油鹽和其他作料外，根本就買不到什麼菜了，所以只有上頓高麗菜下頓空心菜，有時吃上一餐豆腐片或者是麵漬，這就算是特別加菜了！現在大家雖然都普遍地患着營養不良症，但爲了增長自己的悲心，和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，他們堅持素食的決心都毫不動搖，這種精神是值得讚嘆的。

除了上述值得稱頌的四組外，其餘還有康樂、總務、會產保管等組，每組也都能够虛心將事，各盡其職。總之，棲蓮精舍的蓮友們，每人都有一顆兢兢業業的向上心，只要是有益於人羣，有利於進修的事，他們無不拼命去做。他們有足夠的人力，眼前所缺乏的就是物力；如果物力能够與現有的人力相配合，未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。

——如萍四月廿日選寫於無憂病舍。